

屠宏涛  
山水  
与时空的  
秘境





1

2019年9月，厉为阁(Lévy Gorvy)宣布成为艺术家屠宏涛的全球代理，这是这家蓝筹画廊代理的首位中国在世艺术家。他用『文雅的退避和观望来应对世界的复杂』，通过抒情抽象诠释自我感受，传递人与自然的邂逅。

采访、撰文、编辑：唐以宁 图片提供：厉为阁、屠宏涛

2



1. 艺术家屠宏涛在他位于四川成都的工作室里；  
2. 屠宏涛《或成都或东京或深圳》，2006，布面油画，200 cm × 300 cm ©屠宏涛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更接近自己想象当中的真实。我想亲手营造这么一个场景，让它对我越来越熟悉。所以时间被拉长。每一次改动，都留下了过去的痕迹，有那些影子在里面。”——屠宏涛

### 退隐山中

如果万物有灵，那么山川就是灵气蒸腾之地。在山里行走，在林中穿行，身边的一切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形态万千的森林和水、光线和云，虫声和鸟语在寂静中更容易听清。青峰对峙，风景和传说互相哺育，让沿途的感受变得更加神秘而难以言述。

屠宏涛生在四川，从小就熟悉这些埋藏在山水之间的暗示。但直到今天，他仍然像是生错了时代的博物学家一样，带着朴素的热情，把四川山地中的各种碎片收集起来，存放在自己的画室里。动植物的照片、观察笔记、古代山水画，零散堆在画布旁边的立架上，和他各个时期大大小小的画作为伴，似乎这段山中漫步的旅程从未结束，随时都有可能经过萃取，重现于画布之上。

这里是远离成都市中心的三圣乡，在锦江、双流和龙泉三区交界处的山地坡道上，散落着十多幢艺术家工作室和美术馆，屠宏涛的工作室就是其中之一，和周春芽、何多苓、唐可等艺术家比邻而居，一起组成了成都“蓝顶艺术中心”艺术群落的一部分。

去年9月，蓝筹画廊厉为阁(Lévy Gorvy)宣布成为屠宏涛的全球代理，这是他们从2017年成立以来代理的第一位中国在世艺术家。“见到屠宏涛作品的那一瞬间，他繁盛的笔法和画作中的雄心壮志，让我的内心深感触动和共鸣。”对于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厉为阁联合创始人布赖特·格文(Brett Gorvy)这样盛赞道，“他与自然的深刻联结，以及他将自身于自然世界中的体验转换为一种普世抽象语言的能力，立刻让人联想到赛·托姆布雷(Cy Twombly)和琼·米歇尔(Joan Mitchell)。”



1. 屠宏涛《鸟声穿林》，2017-2018，布面油画，180 cm × 280 cm ©屠宏涛，图片：致谢厉为阁；
2. 屠宏涛《山外山》，2007，布面油画，230 cm × 180 cm ©屠宏涛；
- 3、4. 屠宏涛工作室，摄影：汪嘉宁

带着寻访隐士般的期待与好奇，数月前某个阴天的早上，我们驱车来到这片暂时隔绝了城市节奏和过量信息的山林中，跟着屠宏涛走进了他的工作室。

靠近工作室门口的这幅油画有2米高，3米宽，是屠宏涛2006年完成的“城市拼贴”系列之一——高楼、马路和景观建筑纠缠堆叠，色调灰暗，密不透风地占据了大半个画面，带着某些城市熟悉的影子。前景里，人偶般的男女人体和巨大的纸堆并列于城市景观之前，像是正处在挣扎状态下的某个定格。这件名为《或成都或东京或深圳》的作品前前后后画了一年多，“整体气质堕落，有些悲情。”屠宏涛用自嘲般的口吻向我们介绍说。

悲情来自哪里？

屠宏涛1976年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他的成长期恰好经历了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也见证了消费主义的急速兴盛。屠宏涛曾先后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附属高中和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油画专业，并在1998年获得了李仲生基金会优秀奖。毕业后，屠宏涛任教于成都大学，却在2002年阴差阳错地跑去广州做起了服装生意。在奔波进货的那些城市空间里，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被急剧压缩，身体上的接触伴随着口头上的摩擦，让屠宏涛几乎没有喘息的余地。人山人海，无处不在的“争斗感”在发酵。

对屠宏涛来说，这种距离消失的状态，让他对社会产生了一种激烈的对抗意识。和学生时代面向教学体制的对抗相比，这种面向社会的对抗更具体、更强烈、也更直接。当他后来终于回到画布前，这些感受仍然灌注在他的身体里，促使他画下了气质阴郁的“人堆”“舞台”等系列。我们在工作室里见到的《或成都或东京或深圳》，正是同一时期焦虑感与批判情绪的写照。

2





3

而在2002年的那个当口，“下海”不过数月的屠宏涛不得不在“距离”和“冲突”之间做出选择。“我想我没有智慧去处理人山人海的事情”，他说。是时候从人山人海中抽身而退了。

### 青山见我

“奔跑”“奔忙”，是屠宏涛在那几年的访谈里常常提到的字眼。“我们和这个时代完全同步，一起成长。”在屠宏涛和友人陈献辉的对谈里，他曾经这么说，“你随时随地没有休息，没有思考地奔波、奔忙的那种感受，两个梦完全绞到一起，一醒来已经35岁了。”

但重新回到闲适的成都，并不意味着奔跑的骤停，城市节奏带来的压迫感，将在这里被嚼出深长的余味，并影响了屠宏涛日后的创作。成都没有美术学院，对他来说，这就相当于没有所谓的“权威”，离开了权威，就

可以进入“一种绝对自由的创作状态”。当时“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想表达什么就表达什么，所以非常激动地开始用了很多题材，实践了很多修辞，也感觉自己奔跑得非常激烈。”在屠宏涛的访谈录《不确定的感官世界》里，他说。

2005年，屠宏涛将工作室搬到成都的蓝顶艺术区，后来又迁往蓝顶在三圣乡的新址。社会的漩涡、艺术的热潮乃至时代裹挟的巨量信息，仿佛都随之退了。但刚刚搬到蓝顶的时候，他的状态却是“在沙发上躺了一年，看看书，偶尔画画”，觉得很困顿。一个问题在他的内心反复出现：冲突不会消失，它将永远存在——面对这避无可避的现实，个体应该用怎样的态度自处？

这种内在的对抗持续作用着，直到2008-2009年才真正找到了出口。经过反复的放空和实验，2009年前后，屠宏涛抛弃了早已熟稔的题材和绘画语言，用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风格，在画布上开始了新的探索。

在屠宏涛的工作室里，我们见到了不少近期正在创作中的作品，大多都是以植物和风景为主题。其中尺幅较大的一件，被他暂时取名为《青山见我应如是》，截至采访时，这件作品已经进行了半年左右，这个时间对他来说还不算长。眼前灰雾般的画面上，浓淡不均的墨绿色块伴随着偶尔出现的亮色层叠于空间各处，细看之下，隐隐显露出山石、树木、瀑布乃至人物的轮廓。但与他的早期作品不同的是，这些元素不再拥有具体的形态，而是以一种抽象化的形式，演绎出不断变动的观感，好像群山正随着你的脚步忽远忽近。

这是一种奇特的体验。你面对的是一幅笔法成熟而克制的油画作品，但无论在形式、内容还是观感上，它又充满了中国古代绘画长卷的特



4

『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  
神光离合，乍阴乍阳。  
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  
践椒途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  
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

——曹植【洛神赋】（节选）



1

约的策展人芭芭拉·波洛克(Barbara Pollack)将他的新作比作“一段从东晋到21世纪的时间之旅”，确切地点明了屠宏涛这一时期创作的核心——他的尝试不仅停留在从具象到抽象的转向，更是在用一种突破性的方式，重新诠释时空的流动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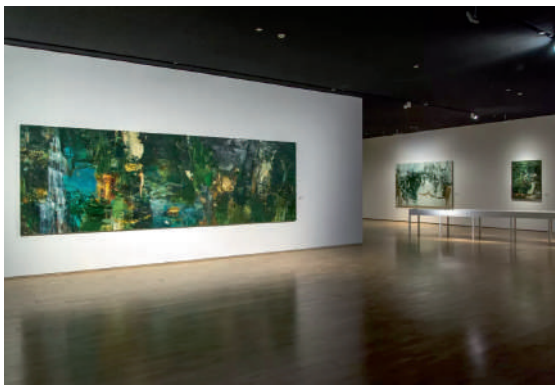
### 神光离合

图片提供了对“光”的记录，但在屠宏涛的画布上，他想要摆脱“光”的诱惑，像后期印象派画家所做的那样，“让光的质感变成色的质感”。他在2016-2018年创作的《洛神》是一幅长达5.6米的狭长“画卷”，他在其中用快速运作的笔触创造出波光交错的丰富意象，更用移步换景般的空间视角，打开了通往幽暗秘境的入口。

这件作品的灵感源于曹植的《洛神赋》和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洛神赋图》的原作已经遗失，如今只有少数博物馆机构存有摹本。在屠宏涛的工作室里，他向我们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在写满笔记的笔记本和研究材料上，屠宏涛仔细考察了《洛神赋》里的文学节奏和人物关系，并用长短不一的线条对《洛神赋图》里的场景分隔进行了量化分析，然后重新组织其中的时空序列，运用在自己的思考过程中。

“神光离合，乍阴乍阳”，《洛神赋》中的这个句子在屠宏涛的脑中回响不绝，并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洛水中的“女神”白天属阳，夜晚属阴，容光若隐若现，忽暗忽明。对屠宏涛来说，这其中蕴含着洞察时空流转的视域，也让他联想到现实的翻转。“现实的本身变得虚无，现实的边缘反而变得更加真实。”他对我们说，“就像是时空的层层叠叠，或是空空荡荡。”

元明两代的赵孟頫和董其昌，则是在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上为屠宏涛带来灵感。文人画家赵孟頫是中国画传统体系的革新者，董其昌也注重在前人的艺术创造中进行拓展和突破，指引着屠宏涛在新的绘画语境中构建起时空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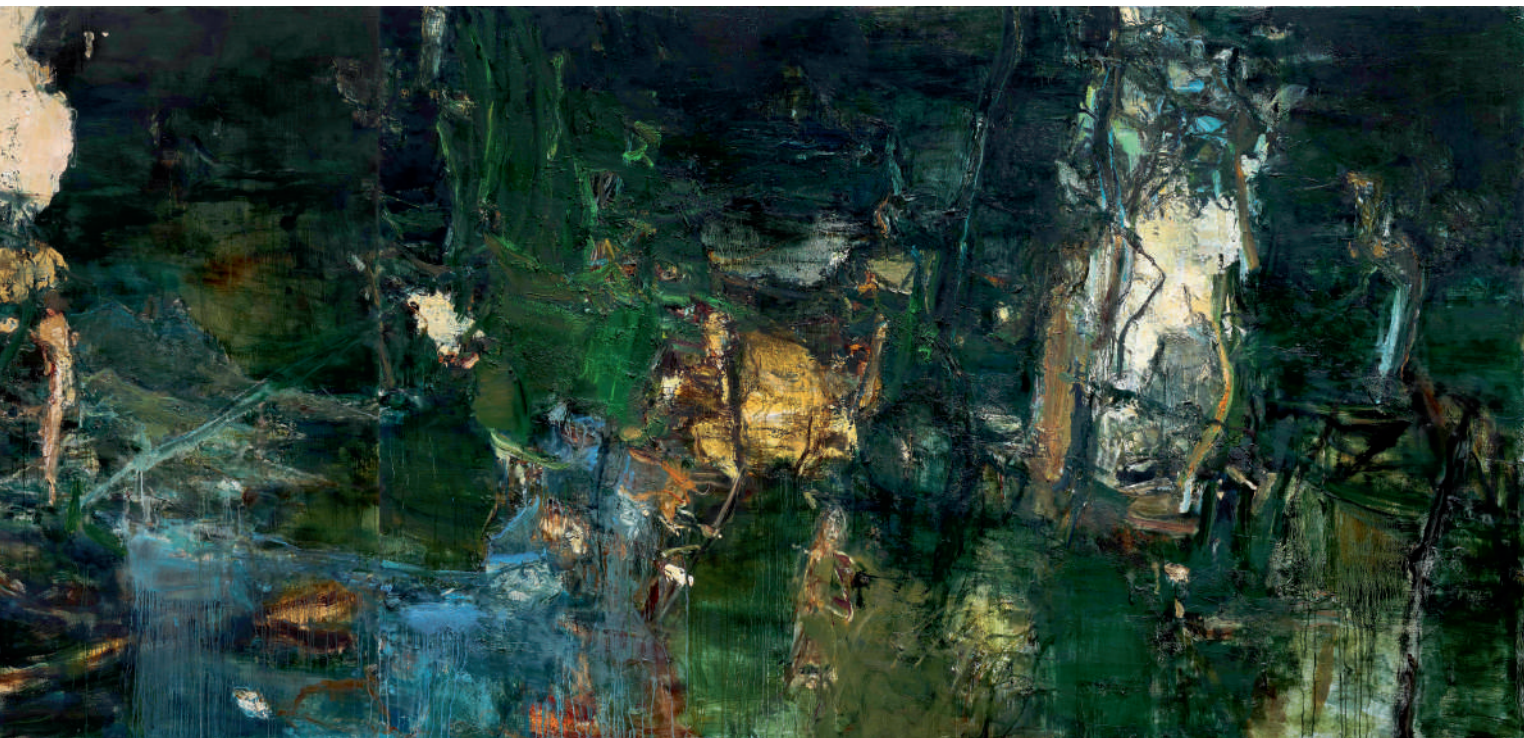


2

质：它没有受限于西方传统的单点透视法则，也不强调外部信息的叠加，而是向着材料的内部进行挖掘，打开了另一维度的纵深。

回到成都之后，屠宏涛逐渐把注意力从早期的城市景观转向家乡的自然风物，与此同时，他也用类似的调查研究方式细致地回望了中国古代艺术史。如何思考人物和场景的空间序列？如何用直接的书写破坏绘画造型？如何向沉闷的规则和定势发起挑战？这位跟随西方艺术教育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从顾恺之、赵孟頫、董其昌的作品和著述中找到了答案，并将其演化为新的绘画语言。这些影响不仅埋藏在作品之内，也直白地显现于作品的标题中：《竹林七贤》《梦见董其昌》《万物一马》……

2018年11月，屠宏涛的个展“时间的旅行者”在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展出，来自纽



1. 屠宏涛《洛神》，2016-2018，布面油画，  
180 cm × 560 cm © 屠宏涛。图片：致谢上海龙美术馆；  
2、3. 2018年11月，屠宏涛在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  
“时间的旅行者”展览现场。图片：致谢上海龙美术馆

当然，就像我们在他的画中观察到的那样，屠宏涛对西方艺术的理解丝毫不逊于中国传统。他早年就很欣赏塞尚和莫兰迪，前者不厌其烦地用分析法描绘圣维克多山，后者则从日常的瓶瓶罐罐中挖掘出抽象化的灵性。熟谙多重视角角度的大卫·霍克尼，则是将摄影作为绘画研究的辅助手段，为屠宏涛提示了拓展既有模式的更多思路。

这一系列探索横跨东西方语境，承接林风眠、赵无极的中西结合理念和抽象脉络，在成都市郊的工作室里安静又毫不妥协地发生，贯穿了2000年初至今的十多年时间，并在厉为阁香港空间3月底开始的展览中集中呈现。

2017年，多明尼克·李维(Dominique Lévy)和布赖特·格文(Brett Gorvy)联手创立了厉为阁画廊，重点关注现代、战后和当代艺术项目。在这次厉为阁香港空间的展览上，屠宏涛自千禧年以来的几十件重要作品横跨两个展厅，其中包括多件博物馆馆藏和海内外私人收藏。展览以艺术家的名字“屠宏涛”命名，以其不同阶段的代表性作品向观众展现他过去十五年的创作历程。

从早年沉浸在灰色中的城市景观，和欲望横流的人堆中宣泄式的对抗意识，到现在融合中西传统、重新建立时空关系的抽象风景，这些作品记录着艺术家对自身艺术坐标的长期思考，也是他“从传统的诗意中，得到哲学领悟的过程”。

而在油画作品之外，数件概括屠宏涛构思阶段的纸本作品将带领观众走进这些油画作品背后的独特视域。展厅内还将放映由王昱导演、厉为阁制作的同名短片，用影像语言与屠宏涛的艺术创作和生活背景展开对话。

绘画，是一种更接近于静态的观看模式，但屠宏涛更乐于捕捉“走动中的感觉”。“不是固定的窗式空间观察，只要这种环境还有可表达的氛围，那就值得再来点什么。”在他所创造的“山川密林”中穿行，我们又将为自己带回些什么？

3

